

草原帝國



陳正祥 著

拓跋魏王朝之興衰



Z121.7/K239
Z674

草原帝國

拓跋魏王朝之興衰

百家文庫·史論集

陳正祥圖著



中華書局出版



文庫・史論集

責任編輯：鍾潔雄



書名：草原帝國
——拓跋魏王朝之興衰

著者：陳正祥

出版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彌敦道 450-452 號

印刷：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 4 樓 B1

版次：1991 年 9 月初版

©1991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635 2

謹以此書紀念亡友

夏鼐教授（一九一〇・二・七——一九八五・六・一九）

在被隔絕的三十多年間，我不少朋友都對祖國作出了巨大貢獻，例如夏鼐和錢驥。可惜都死得太早了些，這明顯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有關。我知道他們有許多研究計劃沒完成，想寫的東西未能出版。蒼天何獨懲苦難重重的中國，不該死的人偏要他們早死！

夏鼐是中國最著名的考古學家，現代考古學的奠基者之一。學識淵博，人品高尚；他安貧樂道，生活極度簡樸。所睡的木板床，坐上去會吱吱地叫。一九五〇——一九六二年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期間，他負責田野工作；也就是領導發掘工作。其後接任所長，還親臨指揮監督發掘；幾乎所有重大珍貴文物的出土，皆在他主持策劃下完成。一九八二年退休，轉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，並兼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。但每天仍到

考古所的那間研究室工作。他對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，成績是無比的；國際學術界公認此項卓越貢獻，頒授他許多榮譽頭銜。

一九七五年底我寄贈一冊剛出版的《真臘風土記研究》，據說過了三年才收到，他讀後想寫書評，認為我對自然方面的注釋超越任何人，但考古和當地方言尚有可商酌之處。我鼓勵他寫，可假設自己不認識我，要作徹底的批評，勿因友誼而失公正，因為中國正需要建立健全的書評制度。過了幾年，我收到他寄贈的《真臘風土記校注》，他竟把所說的書評變成了一本書。我去柬埔寨作過實地考察，他沒有；我就把所有照片都給了他，因為我書上印出來的不到十分之一。

他掌握的學術面很廣，對中外交通史、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史等皆有造詣。他為學孜孜不倦，工作實事求是。文化大劫期間他被迫下放息縣勞改，回來後又「靠邊站」。我想多知道一些這類怪事，他說事已過去，少說少氣憤，我們只是談學問。一九八三年夏我應國家邀請到大西北考察，過北京時有較長停留，我們見了五六次面。一次他問華北的原始植被到底是什麼？我答主要是草原。這引出了這本小書《草原帝國》；另一次

談古代絲路，我說這路有好幾線，青海的一線常被忽視，他表示同意。最近我增訂《中國文化地理》，決定加入《絲綢之路》一章。志同道合的人會談，受益的不限於對談雙方，尚可牽動學術的進步，導致文化的昇華。

又一回他嚴肅地說了幾件無法彌補的文物損壞事故，託我向日本朋友詢問保護出土文物的新科技，我答應盡力去作。我同京都大學教授貝塚茂樹談過幾次，他說這是對雙方都有益的事，應該合作。他極熱心，立刻用電話叫他的兩位老學生，現在的當權派，來看我。在這一方面，我深信日本人是真心相同中國合作的，因為這對他們有更多好處。

日本人對夏竦考古學的業績很欣賞，想把他所主持的主要發掘成果都翻譯成日文，貝塚茂樹不止一次同我談起此事，我說最好是通過學術振興會邀請他作三個月或半年的講學。他贊成我的建議。不過他說日本廣播協會（NHK）更實用，可通過它的電視網向日本全國廣播，可使對中國有興趣的人皆能得益。我也覺得很好，因此一九八三年初，日本著名的NHK就請夏竦到東京、福岡、大阪三地作巡迴講演，貝塚茂樹還親自跑到大阪去聽講。

這回講稿合成爲《中國文明的起源》出版，不久就售出了一萬兩千多冊，影響很大。這同我一九八二年在東京出版的大型《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》，竟在不到八個月的時間賣完第一版，同樣被日本有關學術界傳爲美談。

美好的中華大地亟需重吹清新和暖的學風，恢復尊師重道的優秀傳統。一切知識分子都應向夏鼐學習。我這樣說，並非因爲夏鼐是我的好朋友，而是十多次內地講學考察觀感積累的反應。

序言

在我所擬的研究著述項目中，從未列有《草原帝國》這一條。中國歷史工作者，或者說靠歷史吃飯的人那麼多，我這門外漢怎麼敢呢？十多年前在東京出版了《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》，事先曾一再向史學界提出呼籲：此類地圖很有用，可幫助人們瞭解歷史；你們如果再不作，我就要自告奮勇了。好在地圖到底事關地理，我就放膽讓它出版。出版後，各方反應之佳，遠出個人意料。

對於大唐帝國，日本人至今還甚崇敬。那圖冊中約有二十幅唐代地圖，朋友向我建議，把此等富有特色的地圖加以續釋，便可寫成一冊新穎的《唐代地理》。我讚賞他們的好意，但覺還得讀些有關的書：首先細心重讀《隋書》，發覺隋唐兩代的許多規章制

度，包括土地政策及戶籍，皆起源於北魏的「均田制」和「三長制」。於是又向《魏書》追蹤。在這以前，我讀過鄭道元的《水經注》和楊銜之的《洛陽伽藍記》，這兩部書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，著者皆為北魏後期人，反映了北朝文化的燦爛。在公元四世紀後半期和五世紀初年，是北魏王朝最承平昌盛的時期，而此一時期最突出的兩位統治者：馮太后和孝文帝元宏，亦為南朝所無。

中國的自然環境，特別是水熱條件，至少對農作物生產來說，愈到南方愈好。北方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，總對南方存「好感」，最好是能入主中原，否則作不定期劫掠。拓跋鮮卑自從走出大興安嶺森林，一直在草原地帶活動，而且逐步向南發展，到達江淮地區，然後才停頓下來，不能任意繼續南下了。因為活動性較強的騎兵，至此不能再發揮它的優越性。從公元三九六年（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）道武帝拓跋珪正式稱帝，到五五七年西魏恭帝拓跋廓滅亡。這個強大的政權持續存在了一六一年。它的全盛時期，疆域最和中國草原地帶相符合，可視為典型的草原帝國。

這個帝國從崛興到衰敗，曾一再遷都。一則表現了游牧民族的本性，更重要的是基

於政治的需要。關於北魏王朝的遷徙經過，最好引孝文帝拓跋宏自己的話來說明。當他決心把國都從平城南遷洛陽，在太和十八年（四九四）北巡回到平城時，元老重臣皆亟言遷都不妥，孝文回答他們說：「朕之遠祖，世居北荒。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，昭成皇帝更營盛樂，道武皇帝遷於平城；朕幸屬勝殘之運，而獨不得遷乎？」他如此一說，臣下便不敢再反對了。他順利地把國都遷到了中原的核心。

孝文帝元宏堅持徹底漢化，把國都搬到洛陽，主要受到馮太皇太后的影響，要他作真正的中原之主。唯洛陽在草原帝國的位置，已頗偏南，接近草原地帶的邊緣，環境條件和他們的原始活動地區，迥然不同，勉強想再向南推進，就要遭遇較大困難了。北魏最能征善戰的太武帝拓跋燾，是典型的超級武夫，早前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但公元四五〇—四五一年的南伐劉宋，連打了幾回敗仗。他曾孤軍南下，直趨瓜步，聲言要渡長江。宋軍沿江戒嚴，準備迎擊；魏兵深入，糧食不繼，士卒水土不服，前面是天塹長江，爲北兵從所未見，背後又有不少宋軍堅守的城鎮，結果只得退去。這是拓跋燾從未有過的失敗，更因此提早病亡。後來文質彬彬的孝文帝欲親征南朝，在淮河沿線就碰到困難，

最後因戰事膠着，終於抱病勞累而死。

他的兒子宣武帝元恪，不再存征服南朝的企望，改取守成的策略；把淮河看作帝國南邊的界限，沿河分置重兵，勵行屯田。正始元年（五〇四）九月丙午下詔：「緣淮南北所在鎮戍，皆令及秋播麥，春種粟稻；隨其土宜，水陸兼用，必使地無遺利，兵無餘力。比及來稔，令公私俱濟也。」那個時代，淮河就成了小麥和水稻的分界。在這條境界線的南北兩側，不時有南北將吏互相投降，文化人奔走交流。草原帝國總的軍力從此衰微，地方性的叛亂增多，不久就分裂成東西魏了。

自從西晉末年以來，北方遭受長期戰亂，人民流離死亡，出現了大批無主的荒地。拓跋鮮卑進入中原，擄掠人口，大規模強制人民遷徙；兼以許多土地的主人因犯罪流配，於是土地荒蕪的現象更加嚴重。等到社會秩序逐漸恢復安定，流亡人戶返回鄉里，無地的農民自行開發無主的荒地，豪強也乘機霸佔，使令土地關係紊亂，產權糾紛層出不窮。豪強地主情願讓大批侵佔的土地荒着，也不肯分給農民耕種。農民得不到土地，無法謀生，或成了豪強者的隱戶，或流亡山澤聚衆作亂，形成社會惡性循環。無業游民所走的

兩條路，都威脅着拓跋氏政權。故均田制的產生，實有其特定的歷史地理背景。《魏書·食貨志》：「太祖定中原，接喪亂之弊，兵革並起，民廢農業。方事雖殷，然經略之先，以食爲本，使東平公儀璠關河北，自五原至於朔陽塞外爲屯田。……既定中山，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、工伎巧匠十萬餘家以充京都，各給耕牛，計口授田。」這說明早在正式建國之初，也就是拓跋珪時代，便感覺農耕的重要。

太和元年（四七七），孝文帝下詔重申課田之令：「一夫制治田四十畝，中男二十畝。無令人有餘力，地有遺利。」這當然不會是孝文帝拓跋宏本人的命令，而是馮太后借他名義頒發的，因爲他當時還只有十一歲。認真普遍推行均田制，則是太和九年的事，這一年的十月丁未，正式頒佈了均田令，以國家的名義對土地實施分配和調整。

均田制爲中國古代土地政策中的一項重要措施，它對安定社會秩序，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有巨大貢獻。從北魏開始，經過北齊和北周，以至隋唐兩代，制度的具體內容雖有若干改變，但一直被沿襲施行，並在廣大的地區有不同程度的效益。作爲封建時代土地所有制的一項形式，均田制在中國持續了將近三百年，直到唐代中葉才告終止。而孝

文帝實爲推行此制的第一人。他不僅是南北朝傑出的君主，並且也是全中國最著名的皇帝之一。無論他爲何人所生，總是由馮太后親身撫養、嚴格訓練成人。她爲了教導小皇帝，曾製作《勸戒歌》三百餘章，又撰《皇誥》十八篇。兩人關係親愛，史書諸多記載，中國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例子。

馮太后是漢人，也是整個南北朝最能幹的太后。《魏書·皇后列傳》稱爲文明皇后，死後諡「文明太皇太后」。這個諡號很有意思：大致在她執政時期，此一野蠻的草原王朝，才開始文明起來。她原是北燕的皇族，祖籍冀州長樂郡信都縣，却出生在長安。文成帝拓跋濬即位，她被選爲貴人，後立爲皇后。同書接着說：「高宗崩，故事：國有大喪，三日之後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；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。后悲叫自投火中，左右救之，良久乃蘇。」說明她作爲皇后，對皇帝丈夫的情愛堅貞。當時她二十七歲。

她從獻文帝天安元年（四六六）定策誅滅謀逆的丞相、車騎大將軍、太原王乙渾而執政，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四年（四九〇）逝世，先後統治北魏長達二十四年。她大權在握時期曾經有不少男寵，包括李奕、李冲等；但她生活樸素而並不浪漫，《魏書》稱讚

她生性儉素，不好華飾，躬御縵繒而已。她寵愛像李沖這樣出身名門、學問廣博、人品高尚、儀容俊美之人，表示她的戀愛是有所選擇的；比起她的後輩武則天來，要高明多了。

可是不論孝文帝和馮太后，竟無人能給其寫出半部合格的傳記！文史學家投無聊人口的低級品味，倒寫過不少有關武則天的淡黃色作品，據說有關武則天的最好兩本書，都是外國人寫的。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史學界的悲哀。

某次路過巴黎，朋友問我曉得張玉良否，我答在安徽時曾聽人說起，有一位內地女作家石楠，曾用生動的筆調寫過一本《張玉良傳》。我當夜立刻寫信，託朋友面請，並願轉送一切有關孝文帝和馮太后的資料。久居加拿大的女兒寄來一包書，內中夾雜大批剪報，包括登刊在《中國時報》的《一千個冬天》。這篇文章也寫得感動人，作者名方瑀；女兒說是同學，那麼不是北一女便是台大的同學。文章是紀念她公公連震東逝世三週年的。我認識連先生，是一位善良的讀書人。我到過他的家，他把我贈送他三冊一套的《台灣地誌》同他父親雅堂先生的名著《台灣通史》並放在一起，這使我高興。因

爲連橫先生是一位極可敬的愛國學人，不願在日本人侵佔的台灣生活，舉家遷居上海，最後病歿上海。我到台灣最先閱讀的一部書，便是《台灣通史》。震東先生有一個兒子，當時似在建國中學唸書，喊我作陳叔叔的，便是方瑀的丈夫。我於是也寫了一封長信給她，並附贈一冊新出版的《串城記》，希望她能抽出時間，讀些有關史書寫出一部馮太后的好傳記，作得像個著名史家的賢孫媳婦。但迄今亦無回音。難道對文化創作的冷漠，已成爲這一代中國人的通病？

在失望之餘碰上了幾位熱心人，使得這小冊子能較快地出版。我應感謝香港中華書局高孝湛總經理、鍾潔雄編輯主任和危丁明出版主任，特別是鍾女士，十多年前編校拙著《中國文化地理》一書時，曾吃過苦頭，因爲我的字非但醜陋，而且潦草不堪，菩薩讀了也會冒火的。請看中華書局和我的老關係上，多加包涵。（抗日戰爭期間，中華書局的《新中華》在重慶復刊，我曾努力爲它撰稿，包括那篇一出版就被美國大使館翻譯成英文的《中國之耕地與人口》。）

最後我還必須感謝西安市大書法家宮葆誠先生，他爲拙著題了《草原帝國》書名，非常珍貴。這是通過夏竦得意學生兼助手，現任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石興邦先生的大力協助。

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五夜於格林納達

目錄

序言	一
一 拓跋鮮卑的崛起	一
二 力微率衆進入土默川	二一
三 猗盧與什翼犍	二九
四 道武帝拓跋珪的登場	三九
五 太武帝統一黃河流域	五六
六 平城的營建	七〇
七 孝文帝時代的改革	八三